



中國大政治

糧食部
書籍

行印店書提拔

第三編

諸葛武侯

咸陽李岳瑞述

RW1/1197/0803

目次

第一章 敘論

第二章 武侯之時代

第三章 武侯之出處

第四章 武侯之相業一 通好吳國

第五章 武侯之相業二 征蠻之續

第六章 武侯之相業三 北伐始末

第七章 武侯之遺著

第八章 諸家之評論

第九章 餘論

第一章 敘論

舊史氏曰。甚矣。知人論世之不易也。夫所貴乎尙友古人者。必先審古人所處之時代。攷其人羣進化之程。所同異於今日者何若。然後取其學術功業。言論行事。與今昔之時勢。一一比較而衡量之。何者宜於古而不宜於今。何者雖歷百世而不可易。古人往矣。而其精神乃常不泯於宇宙間有以資後人之觀法歷史家之有裨於羣治也如此。非是者則皆謂之空談無補之俗學耳。如季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者。伯仲伊呂。指揮蕭曹。雖婦孺皆能道之。可不謂千古之人傑矣乎。然徒知其爲人傑。而其所以開世一出並時無兩者。究莫能揭其眞面目眞精神。以與天下人共喻之。而徒曰是識治之良才也。管蕭之亞匹也。夫亦奚貴有此尙論也哉。侯之歿於今千八百有餘載矣。言縱緯之學者託焉。言術數之學者託焉。言神仙之學者託焉。齊東委巷之譚。固無足爲偉人輕重矣。卽有少數讀書稽古之儒。以知言自命者。不過謂侯爲漢末之貞臣而已。漢之有天下也。四百有餘年。名臣碩輔。不爲少矣。侯卽忠於漢室。不過爲漢室之一人已耳。何足以代表一時之人物。又何能掩四百年之人物。使盡出其下哉。但求諸客觀之事實。而不深察夫主觀之精神。則宜乎買櫝而還珠。舍魚而取筌也。有宋諸儒。議論一變。自謂能深識古人之眞矣。然無端而取性命道德之空言。強以被諸前哲。改其緯武經文之績。而奉以正心誠意之名。於是分孔門私淑之一席。以予侯。而侯之眞面目眞精神。愈不可得見。

矣。掃尋常崇拜之說詞。獨綜括其內政外交聲榮諸大端。揭其真相。以爲千古相臣之標準。吾又安能已於言也。

臣道亦多術矣。有名臣者焉。有重臣者焉。所謂名臣者。才足以治一事而已。一國之盛衰。非其智之所與謀也。其功足以及一時而已。百年之大計非其量之所克舉也。重臣則不然。其力足以振數世之衰。而遺愛且延於後嗣。其智足以規未有之局。而蒙休且及於隣邦。斯真開諸一出之英雄。而並時無偶者矣。擬以近世立憲國之名相。庶幾近之。顧是重臣者。不易得諸開拓之朝。而恆見於守成之世。不出於英主當陽之日。而恆出於冲人繼體之年。則以開基之主。英武之君。大抵予智自雄。威福操自一人。不肯聽大權之旁落。雖有重臣。無所用之。必俟繼體守成之世。天子垂拱於上。百官總己以聽於下。而是重臣者。乃能運其轉移一世之神明。以規造未全之時局耳。賈生晁錯。有其志而不遇其時。霍光遇其時矣。而無其才與其志。豈天之獨厚於武鄉哉。不然。何其憑藉之地與時。乃適與其才爲最宜也。吾乃得舉武鄉所生之時與所處之地而一論之。

第二章 武侯之時代

東漢二百餘年之時局。一外則宦官迭爲起仆之時局也。世祖起家儒素。本無經營運合之志。遭逢新莽之亂。乘時崛起。撫有天下。此真所謂孤始願不及此者矣。是故天下既平。絕不爲

大經大法。垂裕後昆之計。而一切因陋就簡。無改於西京之敝政。孝武奪宰相之權。以政柄歸諸尚書。最爲大弊。而光武因之益加甚焉。雖有三公之秩。曾不得與聞政事。國家既無重臣。以持安危之大局。一二佞幸小人。塗弄威福。更無一人焉。力爭而矯正之者。此外戚宦官之禍。所以相尋而未有已也。和帝之初。竇氏始盛。其後滅竇氏者。鄭衆諸人也。安帝之時。鄧氏繼起。其後滅鄧氏者。江京李閭也。閭順專政。而孫程等十九人仆之。梁冀擅權。而左悺等五侯繼之。勢殊事異。激成兩黨之爭。竇武殞身於前。何進赤族於後。於其宦豎之禍。達於極點。袁紹因董卓之力。以冀更而度劉之。老弱無遺育者。宦官雖滅。而帝室之威柄。不旋踵而下移矣。究厥由來。皆宰相無權之故耳。宮廷大局之變遷。有如此者。西漢之初。雖封建於郡縣。固外重內輕之局也。自孝武以後。中央集權之勢大盛。而諸侯日削。遂以成新室篡奪之亂。光武中興。猶沿斯制。以十三部刺史。分統天下諸郡。刺史秩卑而權重。略似明室巡按之制。當時吏治。至爲修飭。使無外戚宦官之塗毒。雖數百年無亂可也。自夫貴族奄人。相親而執國柄。親戚故舊。遍於郡國。皆挾中央之勢。以肆虐於民。至於滅人宗祀。沒其田園財貨。而育司莫敢誰何。天下之人。始側目重足。不可一日安矣。盜賊既起。海內繹騷。謀國者不思究致亂之原。而輕信劉焉之邪謀。謂戎亂之滋。由刺史太守之無權。乃屬設州牧。仿古者方伯之職。舉一州之財權兵糧而悉付之。於是中央集權之局。一變爲地方分權。外重內輕。而割據之大勢成矣。州郡大局之變遷。有如此者。

三代以後之風俗。未有善於東京者也。光武以儒素起家。故當干戈擾攘之秋。卽首立太學。敦崇經術。明章繼體。教育益宏。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以故二百年中。人知誦誦。士崇節行。桓靈以後。主德愈昏於上。而士氣愈奮於下。於是外戚奄宦。不利於其所爲。乃捫爲黨錮之說。以草薶而禽備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正士旣夷。漢祚亦隨之傾覆矣。迨曹公得政。以其悍戾驕雄之質。日爲改玉改步之謀。知登崇節義之士。必不肯附和其奸謀也。於是收召有才無行之徒。羅而致之。俾甘心爲權門鷹犬。而華歆黃昭之流。遂平步而致青雲矣。觀其下求才之教。至謂有不孝不弟。而有強兵富國之謀者。皆不惜被濯而進用之。其時節義之士。碩果僅存者。唯一孔融。乃誣以罪而加以赤族之誅。其大意可見矣。嗟夫。光武明章。所數世培養之而不足者。孟德一人。破壞之而有餘。豈不待與午之衰。而知神州之將陸沈矣。士氣之凌夷。有如是者。

嗚乎。英雄造時勢。時勢亦產英雄。東漢季年。法制風俗之敝壞也至此。於是吾國大政治家。秦漢後之第一偉人。乃乘此潮流而崛起矣。

第三章 武侯之出處

漢丞相武鄉忠武侯諸葛亮。琅邪陽都人也。字曰孔明。遠祖覽。當元帝時爲司隸校尉。有直聲於時。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早卒。侯幼孤。從父玄事袁術於淮南。術承制署

玄豫章太守。侯因偕弟均往依之。未幾。玄罷官。卒於荊州。時則漢孝獻帝建安初年。天下方亂。不得歸琅邪。因居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世所號爲隆中者也。

侯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以自怡。而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三人同游學。三人務精熟章句。而侯獨觀其大略。每晨夕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耳。三人問子當何至。侯但笑而不言。蓋其旋乾轉坤之略。當弱冠時。已隱然自期許矣。

按東漢儒學。較勝西京。然本經術以施爲吏治。則遠遜西京諸儒者。以西京諸儒所治者。多大義微言。而東京諸儒。所朝夕鑽研者。惟章句訓詁之末。單辭碎義。博而要。故不能施諸實用也。侯生平學派。史無明文。以後來相業觀之。必兼治管商名墨諸家之學。而必非專耽儒術者。所見如是。宜乎不肯疲精力於章句訓詁也。嗚乎。自世宗統一儒術而後。諸子之學。其爲羣儒所排斥也乎矣。侯獨尋絕學於舉世不爲之時。非獨誦其書窮其義蘊而已。且能舉其所學。措諸實用。使後世讀書之士。知古人一家之學皆自有其得力之處。與其致用之方。而非徒以理想之空言。表異於儒術也。非偉人而能若是乎。昭烈之去曹操而依劉表於荊州也。表分兵給之。使屯新野。爲北方捍蔽。表起家儒生。積致大位。遭值時變。遂割據荆交。帝制自雄。然實無遠略。僅修飾邊幅。博禮賢下士之虛名。雖倚昭烈以自衛。內實忌之。且表老矣。長子琦賢而得衆。顧無龍。表繼妻蔡氏生子琰。表恆

立欲謀而廢琦。是時曹操享政久。北方羣雄如呂布張繡袁術袁紹諸人。皆已先後破滅。操軍旦夕謀南下。而表益老病。漫無守禦之策。昭烈憂之。徐庶方在昭烈軍中。乃言於昭烈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會昭烈求士於隱者司馬德操。德操亦曰。儒生俗士。焉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特人不之知耳。鳳雛者龐士元統。伏龍卽謂侯也。昭烈乃即席。君與孔明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昭烈遂躬詣侯。凡三往而後得見。卽屏人語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侯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踴州遠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其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躡膺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

矣。昭烈曰善。由是與侯情好日密。舊將關羽張飛等皆不悅。昭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昭烈性好結耗。(旌旄之屬。軍中所用以指麾者也。音致。)(有以鬚牛尾見鮑者。因手自結之。一日方獨居深念。侯入見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耗而已耶。昭烈投耗謝曰。是何言歟。我聊以忘憂耳。侯因言曰。特軍度劉雋南。(謂表。)(孰與曹操耶。昭烈曰。不及。侯又曰。將軍自度何如。昭烈曰。亦不如也。侯曰。今皆不及。而將軍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昭烈粲然曰。我亦憂之。然計將安出。侯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有戶游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昭烈從其計。故衆遂強。昭烈益審侯有英略。乃以上賓之禮禮之。軍國之謀。莫不咨而後行。

按侯之擇主而事。不肯屈身魏吳。說者謂其志在翊贊宗傑。以興復漢室爲己任。千數百年以來。尙論者莫不首舉此義。幾以爲懸諸日月而不刊矣。雖然。武侯之英略遠志。豈遂如是而已乎。不佞以爲爲此言者。皆經生帖括迂拘之見耳。使武侯之志而僅若是。則不過一漢末之貞臣而已。何足增民族之光而於政治界中占千古不祧之地位乎。觀其隆中問對數語。當時漢獻猶爲天下共主。武侯已公然以帝業許昭烈矣。藉使昭烈克遂所志。廓清許洛。誠操禽權。遂能終守臣節爲獻帝下耶。殆必不然矣。是知討賊也。興漢也。皆兵家自占地步。以鼓人心之託亂耳。而武侯之所志。固別有在矣。今夫一代之偉人。

中國六大政治家

皆有用人之志。而不屑用於人者也。漢室之亡久矣。曹氏之代漢。無愚智皆知之。然而操之爲人。則予智自雄者也。挾其權術智略。以驅使天下之人材。而不欲有人焉出乎其上者也。使武侯而委贊策名焉。不過如徐元直孟公威之浮沈閒放已耳。甚者且如孔北海之以高才盛名見忌。而至覆其宗。欲求如荀彧董昭輩之評議帷幄。疏附先後。且不可得。况敢曰出其所學。以造國利而爲民福也哉。若孫權者。殆更下阿瞞數等矣。侯方駿豎視之。將出其緒餘。以摩鹿吳會之君臣士庶。而又豈屑與公瑾子敬輩。比肩而立於其朝也。然則舍休休有容任賢勿貳之昭烈。其又安所依歸。一施其救世安民之大略也耶。裴松之所謂鵬鷖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數澤者。古今之尚論武侯者。亦若是焉已爾。侯之事昭烈也。劉琦亦深相契重。琦常欲與侯謀自安之術。侯輒避之。琦未得閒。一日。引侯遊後園。登樓飲酒。酒酣。潛使人去其梯。因再拜請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入於吾耳。可以言乎。侯語之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始得陰規出計。會黃祖與孫權戰敗死。琦遂請代祖守江夏。表許之。因上琦爲江夏太守。琦始得脫。

漢獻帝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昭烈說表乘虛襲許。表不能用。操自柳城還。表始悔之。昭烈解之曰。今天下分爭。事會之來。曷其有極。若能應之於後。此固未足恨也。旣而表病卒。少子琮代爲荊州刺史。操聞之。引兵南伐。琮聞操自來。知不可敵。遽遣使迎降。昭

烈在樊亦帥衆南行。侯及徐庶並爲謀主。過襄陽。侯說昭烈。潛師襲琮。荊州可有。昭烈不從。乃駐馬呼琮。琮懼。不敢出。其左右及荊州士庶。畏操軍之暴。多歸昭烈。比至當陽。衆已十餘萬矣。輜重數千乘。兩日閒僅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繇水道會江陵。或說昭烈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彼甲者少。操軍卒至。何以禦之。昭烈曰。夫濟大事者。必以人心爲本。今人皆歸我。我何忍棄之。操知江陵軍實充裕。恐昭烈先往據之。乃釋輜重。輕兵到襄陽。聞昭烈已過。急自將精騎五千人。倍道追之。一日夜行三百里。及於當陽之長阪。昭烈戰敗。徐庶母被獲。庶乃辭昭烈。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耳。今老母在彼。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辭。遂北去詣操。

（附錄徐庶始末）庶先名福。本姓單氏。少落拓無行。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友報仇。殺人白晝突面。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肯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鄉隣莫敢相識者。會其黨伍共篡解之。始得免。終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向學。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棲止。福乃卑躬自下。蚤起。恆自掃除。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因韜以獲交武侯。後仕魏官至御史中丞。武侯北伐時。庶猶在也。

按戰國及秦漢間。最重任俠。神州民氣。於斯爲盛。後經孝武與公孫弘之極意摧抑。而其風始稍衰息。然流風餘韻。久而未沫。感慨振奇磊落不羈之士。常不絕於

史冊。其折節學問。通經術。立功業。如徐庶周處者。尤爲世所難稱。終唐五代之世。猶未盡絕。北宋中葉而後。朝廷以時文取士。儒家之書。家絃戶誦。而濫浴諸儒。更昌明性命道德之學。以爲教於下。於是一介之士。自束髮受書。卽服膺於東身寡過之訓。一舉動一步趨。皆循循謹畏。不敢稍軼於繩墨之外。而先民尙武好義之氣象。乃一燬而靡有孑遺矣。嗚呼。國家之嚴刑峻法。所不能消滅者。而章甫絳掖之師儒。乃能化導而轉移之。學說之繫於人羣。顧不重哉。常欲取漢魏以來野史別集之屬。摭集所紀俠客畸士之逸行彙爲一編。以揚我先民之烈。詔示後來。而讀學陋識。欲有所述作。輒赧然中輟。今附錄徐元直事。而怛怛中有所感。因率書於此以自訟。

昭烈旣戰敗。乃棄其妻子。與武侯及張飛趙雲等數十騎南走。輜重人口。盡爲操軍所獲。昭烈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以其衆萬餘人來援。與俱至夏口。侯言於昭烈曰。事亟矣。請奉命乞援於孫討虜。時孫權方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侯旣至。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席父兄之業。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曹操芟刈羣雄。略已盡矣。遂破荊州。威震海內。雖有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惟將軍量力而處之耳。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能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誠如

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對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壑。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忍而爲之下乎。權於是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大敵乎。笑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帥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其追豫州也。轉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重以荊州之民。畏操殘暴。其附操者。偪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操敗必將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耳。權之得荊州也。使人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其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皆言不如迎降。惟周瑜魯肅。與武侯議同。權乃決議迎敵。以瑜及程普爲左右督。將兵三萬人。與昭烈並力逆操。以魯肅爲軍校尉。卒大破操兵於赤壁。操引軍歸鄴。於是昭烈遂收荊州江南諸郡。以武侯爲軍師中郎將。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按赤壁之戰。實爲三方鼎峙之基。微此一勝。吳之爲吳。未可知也。然發縱指示之功。實以武侯爲最。侯一生外交方略。蓋以茲役爲發軔之始。及其相蜀以後。猶是本茲意以行之耳。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孝直迎昭烈。使擊張魯。昭烈與龐統偕行。侯武及關羽留鎮荊州。昭烈自葭萌還攻璋。統中流矢卒於軍。侯乃留羽鎮江陵。而帥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江而上。分定郡縣。與昭烈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侯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昭烈征伐四方。侯常留守成都。足食足兵。不啻鄧侯之佐高帝也。益州承劉璋閉關拒之之後。士大夫多挾其財勢。凌侮小民。侯一切裁之以法。巨室不便所爲。多怨詬者。法正嘗進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懷其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治新國。主垂惠撫。且客主未習。宜稍稍寬假。以安反側之心。願緩刑弛禁。以慰民本。侯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矯之以寬。故能弘濟。今劉璋闇懦。自其父焉已來。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令不行。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人不知尊。順之以恩。恩竭則人不知感。所以致弊之繇。實緣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義。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正乃大服。

按此條陳志本傳不載。今見於裴注。蓋本諸蜀記之言。晉書裴風王駿鎮關中。與官屬士大夫。共論武侯事。談者多譏侯託身非所。力少謀大。金城郭沖以爲不然。因修武侯三事。皆隱沒不傳於世者。此卽其第一事。第二則昭烈遇刺客事。相傳昭烈在蜀。一日有客求見。陳伐魏之策。形勢悉合。昭烈喜其幹略。稍欲親近。而武侯自外來。客遽色變。

。因起入廁。昭烈語侯曰。吾今得一奇士。侯曰。觀客色動而神懼。必曹氏刺客也。使人追之。則已踰牆遁矣。裴氏引其說而辨之。第二事之有無不可知。第一事則謂「劉主在日。諸葛職爲股肱。軍國之務。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嘗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己。尋仲所述亮答。專有其能。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退之體。死必不然。」愚以爲裴氏所駁。可謂固矣。昭烈得蜀十年。乃卽帝位。方其甫入成都。諸郡未服。常事征伐。中間又嘗拒魏師於漢中。陳志明明謂「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矣。」然則此十年中。益州之政。不於武侯是責。而孰責也。何必身領州牧。乃始綜攬一州之政乎。裴注置此事於昭烈卽位之後。已非事實。而又以尋常君臣猜沮之衷。擬大賢之作用。豈唯不識武侯。抑且不識昭烈矣。

建安二十六年。魏旣代漢。羣下勸昭烈稱尊號。未許。武侯進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矣。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耳。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昭烈於是卽帝位。策武侯爲丞相。其策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是悉朕意無怠。輸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勗哉。侯遂以丞相錄尚書事。未幾。張飛卒。復兼領司隸校尉。侯之事昭烈終於

此。

第四章 武侯之相業——通好吳國

章武三年春，昭烈於永安宮病篤。召武侯至自成都。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侯涕泣受命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幼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遂崩。後主禪卽帝位。改元建興。封侯爲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取決焉。於是此政界之偉人。乃一躍而登世界之舞臺。一試其身手矣。

按昭烈臨終顧命之辭。至今爲論史家聚訟之點。有謂昭烈明知嗣子之不克負荷。不忍其艱難百戰之江山。坐付諸仇讎之手。故寬可授之其臣。苟非君臣一德。相信之深。何能有此。此譽者之說也。又或謂昭烈城府深阻。有萬帝之風。蓋逆應武侯之不爲嗣君用。故爲此言以預折之。厥後武侯志決身殲。鞠躬盡瘁。而不敢稍休者。實斯言有以使之。此毀者之說也。裴注引孫盛之評曰。「夫杖道扶義。體示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奔者舉若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強隣。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國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實。則不須若斯之諄。如非其人。不宜啟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譎之辭。非託孤之謂。幸直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